

## **Human Nature Dilemma of Zhongshu Qian's *Fortress Besieged***

**Yap Beng Hui    Teoh Hooi Se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 **Abstract**

Zhongshu Qian (1910–1998) in his novel *Fortress Besieged* (1910–1998) reflects what he describes as “Basic nature of hairless, two-legged animals”, symbolizing a fundamental dilemma of human nature. This represents a scientific ex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mbued with rational element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sight. Through the characters—especially the protagonist Fang Hongjian—and his various responses to social situations, along with his subconscious impulses, Zhongshu Qian reveals how Fang becomes entangled in an endless struggle between desire, reality, and conscience, driven by a deep-seated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a pervasive sense of insecurity. In fact, this psychological state is common among individuals and reflects a universal human predicament. Drawing on Freud’s ego psychology and Adler’s individu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Zhongshu Qian’s psychological portrayal of Fang Hongjian in *Fortress Besieged*, analyzing his inferiority complex in order to uncover his soul’s longing for security, and ultimately to reflect on the broader dilemma of human nature.

### **Keywords**

Human nature, Inferiority complex, Sense of security, Subconscious

## 钱钟书《围城》的人性困境

叶明慧 张惠思\*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 内容摘要:

钱钟书(1910年—1998年)的《围城》反映了人类的“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象征一种人性的困境。这是一种人性科学的表达方式，蕴含人性心理学与哲学的理性成分。钱钟书通过当中人物尤其是主人公方鸿渐的各种人事应对与其潜意识，暴露出他如何因心理上的自卑情结与不安全感，从而陷入欲望、现实与良心的无尽纠结与彷徨当中。其实，这是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常态，更是一般人类普遍面对的一种人性困境。本文将征引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与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论，探讨钱钟书对《围城》主人公方鸿渐的心理揭示，通过对其自卑情结的分析来挖掘其心灵对安全感的诉求，进而省思人性的困境。

### 关键词:

人性、自卑感、安全感、潜意识

---

\* 叶明慧，马来西亚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张惠思，马来西亚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 壹、引言

在现代西学当中，钱钟书对融合了自然科学与哲学元素的心理学的掌握其实是相当深入的。他总会自觉地于他的著述中征引或运用不同流派的心理学的理论。例如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中篇小说《猫》、《管锥编》中的《史记会注考证》、《焦氏易林》等多篇文章中就隐含了弗洛伊德、阿德勒、布朗等不同流派的心理学家理论与观点。此外，他也曾在书评《休谟的哲学》中概述了休谟的《人性论》及自己的看法；在《论快乐》中他否定穆勒把人类的快乐分肉体和精神两种，强调“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sup>1</sup>，等等。可见钱钟书其实对各派心理学与哲学理论往往都能够顺手拈来并融会贯通，交织出属于自己的精妙见解。同样的，钱钟书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也蕴含心理学与哲学的成分，是一部运用人性科学的理性分析法去反映人性的文学巨著。在《围城》里，钱钟书暴露了人物的各种潜意识，揭示个人的心理现状，反映了人类对心灵安全感的诉求。这些人物当中又以主人公方鸿渐最为明显。有鉴于此，本文将征引阿德勒的人性心理学理论和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理论去分析《围城》主人公方鸿渐的心理状态，以此省思一般人类共有的人性困境。

## 贰、人类心灵的安全感

钱钟书在《围城》之序中说道：“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sup>2</sup>从这里可以看出钱钟书是从人性本质与人类属性的角度去观察这些人物的。他将所有饮食男女一律视为“只是人类”，通过他们的行动和性格表象去窥探人类共有的“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反映人性的本质。问题是，人性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问题。那么，钱钟书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究竟

---

<sup>1</sup> 钱钟书：《钱钟书选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第22页。

<sup>2</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序。

该作何解释？本文认为，要探讨《围城》的人性困境，非得从当中人物的心理刻画着手。

钱钟书于《围城》中引用了美国的一位行为心理学家的话：“思想是不出声的声音”<sup>3</sup>，说明了只要仔细去分析个人的行为，其实不难看出其背后的真实动机或心理状态，也就是一个人的潜意识。在《围城》里，钱钟书确实多次有意无意地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说事、去嘲讽，或去注解人物的言行。例如《围城》第四章，钱钟书说“研究语言心理学的人一望而知是‘语言狂’”<sup>4</sup>，藉此暴露方遯翁的“领袖欲”<sup>5</sup>。第五章里的方鸿渐“应用心理学的知识”<sup>6</sup>批判女人猜疑、小气的心理；方鸿渐嘲讽赵辛楣“你要派特务工作人员去侦察她的潜意识”<sup>7</sup>。第七章里的方鸿渐提议孙柔嘉将陆子潇的情信一股脑儿抱起来送还他，钱钟书以：“心理分析学者一听这话就知道潜意识在捣鬼”<sup>8</sup>来揭穿方鸿渐心理对唐晓芙潜在的嫉恨。《围城》第八章，说赵辛楣在美国大学政治系求学时曾旁听过“外交心理学”<sup>9</sup>的功课，等等。以上例子都足以证明，《围城》确实蕴含了心理学的理论和观点。钱钟书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拆穿人物行动背后真实的心理状态或潜在意识。

钱钟书的《围城》将抗日战争作为故事的背景，却没有战火硝烟的画面，也没有奋勇抗战的场景。尽管如此，《围城》还是展现了战乱底下之生存竞争的残酷：“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发国难财和破国难产的人同时增加，各不相犯”“贫民区逐渐蔓延，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几乎天天发生”<sup>10</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国难底下的各种民生问题多反映在人民的生计与财务压力上，通货膨胀与贫富悬殊的现象日益显著，穷苦的难民人数也日渐增长。紧接着，钱钟书直接带出人性的本质说道：“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sup>11</sup>。很

<sup>3</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8页。

<sup>4</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28页。

<sup>5</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28页。

<sup>6</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75页。

<sup>7</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64页。

<sup>8</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49页。

<sup>9</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73页。

<sup>10</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06页。

<sup>11</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06页。

显然，在乱世当中钱钟书不仅体察到生活的艰辛，更体悟到了人性的困境。在生存的竞争面前，人们的生活是严峻且充满挑战的。什么仁义道德或法律文明统统都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失去了约束人类行动的作用。其实，钱钟书的这一项说法是符合人性心理学的。阿德勒曾于《阿德勒心理学》中说过：“在面临经济危机和沉重的生存压力时，我们是会看到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的趋势”<sup>12</sup> 也就是说，人类的行动往往是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对于许多穷途末路的人而言，一旦生活陷入困境，道德就仿佛是奢侈的。人类的物质欲望和生存欲望会愈发强烈，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就无所遁形。在这种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会露出原始的狠毒，主要是因为此时人们的心灵缺乏安全感。

根据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简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论，人类心灵的基本诉求就是渴望一种安全感。“适应环境并追求安全感，是人类生命中身体和心灵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任务”<sup>13</sup>。这里首先肯定了人类其实不论处于怎样的生活环境，其行动目标与根本诉求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适应社会以获得安全感。“人类的心灵之所以能一直活跃、积极进取，就是为了获取安全感。”<sup>14</sup> 这里说到了人类心灵生活的动机，也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真实诉求。也就是说人类会一直努力地以行动去追求各种生活的目标，无非就是想要一种安全感。为了获得安全感，人类需要不断地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可靠的力量。于是，有者会通过宗教信仰，祈求上帝或神灵赐予生存的力量；有者会选择满足外在生活的物质需求，从而提高个人的生存能力和社会地位；有者会选择向自身内部的精神和心灵生活去开拓和提高，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切涵盖了人类灵肉生活的追求，都是人类寻求安全感的途径。而很多时候，灵肉生活的追求不是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往往在满足了物质的基本需求之后，心灵生活才能获得满足。换言之，人类要获得心灵的安全感，首先也必须通过物质上去追求满足。脱离实际的生活需求去追寻心灵的安全感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而《围城》正是从这一基点上去思考人性的。

在《围城》里，钱钟书主要的叙述对象就是主人公方鸿渐。钱钟书细致地刻画了他为追求事业、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圆满与成功而付诸的行动。此外，《围

---

<sup>12</sup> 阿德勒著、康源、盛宁译：《阿德勒心理学（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第13页。

<sup>13</sup> 阿德勒著、张小燕译：《洞察人性》，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第14页。

<sup>14</sup> 阿德勒著、张小燕译：《洞察人性》，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第13页。

城》的一群三间大学的教授们,为了满足外在生活的物质需求与提高个人的名望地位,纷纷不择手段地急功近利。其实,不论是事业、爱情、婚姻或家庭,都是构成人类心灵生活的重要成分;而财富、名望与地位,不过就是人类追求心灵生活的圆满与成功的必要介质或条件。如此一来,站在人性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人类对于一切物质和理想的追求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陆文虎曾说:“追求生活幸福,追求事业成功,追求才具卓越是人的本性之一。”<sup>15</sup> 也就是说,《围城》人物追求物质财富与名誉地位是出自人类的本性,是人类追求心灵的安全感而采取的行动,确实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从人类的心灵层面来看,唯有物质生活充裕、人生得其价值,心理才能踏实、安稳和自信,从而获得安全感。相信钱钟书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的。

既然人类追求人生目标的举动乃是合情合理,那么《围城》人物究竟所犯何事,让洞悉人性的钱钟书将之视为“无毛两足动物”?这就要从人物自身的心理层面深入探讨了,尤其是主人公方鸿渐。其实归根究底,方鸿渐的荒唐与不道德,除了与他渴望获得心灵上的安全感有关,更和他当下的心理现状有关。说实在的,让方鸿渐缺乏安全感的主要原因,无非就是他那隐隐作祟的深切的自卑情结。阿德勒说过:“在人类的意识中,自卑和不安全感总是徘徊不去。”<sup>16</sup>。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容易萌生各种各样的自卑情结与忧患之感,这是人性使然,并非单靠个人意志就能轻易克服的。“在人类心灵发展中,自卑感一露出头来,那种追求弥补、安全和完善的欲望就开始准备行动,目的就是为了牢牢掌握人生的宁静和幸福。”<sup>17</sup> 换言之,由于人类的自卑感一直都在,因此人类的心灵会一直以获得安全感为目的去行动,企图弥补妨碍生活幸福的缺憾感与自卑感。

有鉴于此,可以说《围城》里的许多人物尤其是方鸿渐,他一系列行动背后其实就是为了弥补他心理上的自卑感,并以此来追求心灵上的安全感。而他弥补自卑感的方式,就是通过找寻认同感,创造优越感。然而,基于社会物资与个人能力的有限,人们容易变得急功近利、自私与贪婪,相互攀比与侵害,进而产生焦虑、恐惧、嫉恨等负面的情感和荒唐的行动,方鸿渐就是如此。而这类人性的

---

<sup>15</sup> 陆文虎:《钱钟书的文学世界:〈围城〉内外》,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第252页。

<sup>16</sup> 阿德勒著、张小燕译:《洞察人性》,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第23页。

<sup>17</sup> 阿德勒著、张小燕译:《洞察人性》,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第126页。

困境便是钱钟书在《围城》中的其中一项最主要的展现，也是为何钱钟书会感叹：“写这类人，我们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钱钟书选择了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观照人性的困境，揭露这些人物的不道德，从而看出了他们自私自负背后那可怜的心理缺憾和心灵诉求。尽管对他们卑劣与荒唐的行径极为鄙视，然而也不由得体恤他们想要弥补自卑以获得安全感的行事动机，毕竟这关系到“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 叁、道义懦夫的自卑情结

在《围城》里，钱钟书对主人公方鸿渐的着墨最多，尤其对他的自卑心理反映得最为彻底。阿德勒曾经对自卑情结下定义：“如果在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一个人感觉自己无能为力，由此产生的情绪就叫做自卑情结”<sup>18</sup>。也就是说，人类只要感到力不从心、求而不得、望而不及，自尊就会受挫，自信便会减损，让人产生自卑情结。这在方鸿渐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钱钟书在方鸿渐这个角色的塑造中除了符合阿德勒的人性心理学理论，其实也蕴含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原理。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心理人格的三大部分是自我（ego）<sup>19</sup>、伊底（id）<sup>20</sup>和超我（super-ego）<sup>21</sup>，分别代表人类的理智、欲望和良心。又言“自我本为主体（the subject）”<sup>22</sup>，是人类心灵最重要的执行机制。不难发现，方鸿渐的本我（伊底）、自我与超我，是众多人物当中被刻画得最明显，也是被揭露得最彻底的。钱钟书暴露了方鸿渐的潜意识<sup>23</sup>，以此来刻画其个体（自我）想

<sup>18</sup> 阿德勒著、康源、盛宁译：《阿德勒心理学（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第38页。

<sup>19</sup>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负责接收来自社会的一切信息，将之与本我的欲望做调节并以行动去执行。“于欲望及动作之间插入思想的缓和因素”，换言之，自我会将社会因素纳入行动的考量当中，以理性来缓和欲望的冲动。自我奉行的是“唯实原则”，确保个人的行动符合现实与实际的情况。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59页。

<sup>20</sup> 弗洛伊德认为：“伊底当然不知道价值、善恶和道德”“它所有唯一的内容，据我们的观点看来，就是力求发泄的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伊底或本我是一种潜意识的、是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58-59页。

<sup>21</sup> 弗洛伊德认为：“良心常最易脱离自我，与自我对峙”，说明人类尽管明知故犯，却同时也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审视的能力。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46页。

<sup>22</sup> 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45页。

<sup>23</sup> 关于“潜意识”，弗洛伊德（2016）于《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认为“心灵的大部分和重要的部分常不为自我所知，所以这些部分所发生的历程在真正的动力的意义上应被称为潜意识的。”也就是说“潜意识”涵盖了一切

要满足本能欲望的冲动(伊底),更赋予了他自我反省与自我对峙的能力(超我)。与此同时,钱钟书还展现了方鸿渐那可怜的自我,如何在欲望、环境和良心的调节过程中纠结并犯错,以此来凸显了他那早已潜伏于心灵上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

首先,钱钟书其实在《围城》第二章里就已经暴露了方鸿渐的自卑感。自从留学归国以后,他就自觉:“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sup>24</sup>。可见他对事业、爱情等都缺乏自信。此外,他也不止一次妄自菲薄,认为自己渺小无能。例如他曾自诩为“道义上的懦夫”<sup>25</sup>,因为没有勇气拒绝苏文纨的爱;面对三闾大学的教授们,他自认是个“无足轻重的人”<sup>26</sup>;面对孙柔嘉他道“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sup>27</sup>;面对孙柔嘉的姑母,他更是抬不起头,“每见她一次面,自卑心理就像战时物价又高涨一次”<sup>28</sup>。由此可见,方鸿渐几乎在所有人面前都自叹不如。他总是“心里鄙夷自己”<sup>29</sup>。他认为自己无能、无用:“自己算什么?”<sup>30</sup>“亲戚瞧不起,朋友没有”,他还自称是个“倒霉人”,也曾自觉像“微生物”,“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sup>31</sup>。以上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方鸿渐其实具有深切的自卑情结,进而由自卑而怯懦。钱钟书还通过故事里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sup>32</sup>,说明方鸿渐的自卑感其实是源自他的无能。而这一点其实他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他企图通过一些努力来获得他人的认同,希望被人瞧得起,深怕别人看出自己的“懦弱无用”<sup>33</sup>。

首先,方鸿渐在学业上确实无所作为,“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sup>34</sup>,像是在各国游荡的“游学生”<sup>35</sup>。然而,这种学无所成又直接损害了他的自尊和体面,因为他自觉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承受没有文凭的后果。他深知自己

---

不被人类的自我所意识到的心灵部分。由于不被自我所意识,因此人类无法自觉地去操控甚至是察觉到这些心理活动的存在。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56页。

<sup>24</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0页。

<sup>25</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81页。

<sup>26</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53页。

<sup>27</sup> 同上,第260页。

<sup>28</sup> 同上,第304页。

<sup>29</sup> 同上,第276页。

<sup>30</sup> 同上,第29页。

<sup>31</sup> 同上,第305页。

<sup>32</sup> 同上,第182页。

<sup>33</sup> 同上,第143页。

<sup>34</sup> 同上,第9页。

<sup>35</sup> 同上,第185页。

被赋予“光耀门楣”<sup>36</sup>的家族使命，也担负着孝子贤婿的责任，“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sup>37</sup>，这也意味着自己当个留学博士才能当个孝子贤婿，光宗耀祖，这里牵扯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尊严，更是他整个家族的体面。此外，他知道自己没实学没本事，更明白博士文凭的巨大功用：“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sup>38</sup>。为了藏拙，他因此更加确定自己需要一张博士文凭。钱钟书在这里其实已经暴露了方鸿渐购买假文凭的真实动机，也就是要将他的笨拙隐藏起来。而这一行动背后的潜意识就是他的自卑感在作祟。这也是为何他之前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之后却又转而想要获得博士文凭。他想要当个名副其实的留学生，以迎合社会的审美与价值标准，从而获得他人的认同。他宁可撒谎或伪装也不敢将真实的自己暴露于人前，这一切小心思其实都在暴露着他的怯懦与自卑。

方鸿渐购买假文凭，其实就是他弥补自卑感、增加安全感的行动。他努力说服自己：“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sup>39</sup>；也努力为自己开脱：“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sup>40</sup>。钱钟书在这里所显示的是人类心灵的伊底、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与纠结。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是想要弥补自卑感，属于人类本能的冲动。与此同时，他的自我又让他意识到了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职责，于是更加坚定了他购买假文凭的念想。然而，他的良心同时又在起作用，让他自惭羞愧而不停地自我宽慰。其实，关于方鸿渐的不道德与良心的纠结，以及其心理上的自责羞愧等一系列描写，正是钱钟书对于一般人类普遍的心理状态的揭示。弗洛伊德说过：“超我规定了行为的常模，不管伊底和外界带来了何种困难；假使不照着这些常模做，它便惩罚自我，使它产生紧张的情绪，表现为自卑及罪恶之感。”<sup>41</sup>也就是说，方鸿渐因为想要弥补自卑而不道德，进而又因为不道德而产生罪恶感，这正是一种人性困境的恶性循环。而人类往往就是陷入这样的矛盾与纠结中，无助、彷徨与无奈。此外，阿德勒也有言：“没有谁能够长久地忍受

---

<sup>36</sup> 同上，第11页。

<sup>37</sup> 同上，第11页。

<sup>38</sup> 同上，第9页。

<sup>39</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1页。

<sup>40</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1页。

<sup>41</sup> 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61页。

自卑的困扰，他必定会想方设法消除不好的情绪。”<sup>42</sup> 也就是说，人类弥补自卑感的行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方鸿渐也不例外。它可以是一种自觉的心理，也可以是人类潜意识的行动。然而，方鸿渐选择了不道德的方式来弥补自卑，确实是无法被认同的。其实，他的行动不但无助于弥补自卑，更无形中加重了他自己的心理负担。因此，当他看到自己回乡的新闻时会感到“可怕得自惭形秽”，觉得“从此无面目见人”<sup>43</sup>。由此可见，此时的方鸿渐不但是自卑的而且是心虚的、怯懦的。

紧接着，方鸿渐带着“荣耀”衣锦还乡，一跃而成了家乡无锡的名人，他之前的愧疚感却又仿佛一扫而空。钱钟书如此写道：

但看人家这样郑重地当自己是一尊人物，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他才知道住在小地方的便宜，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手里又挥着大折扇，满脸的汗，照相怕不会好。<sup>44</sup>

可见钱钟书确实将人性的本质给看得非常透彻的。他将方鸿渐前后心理的极度反转刻画得如此自然且毫无突兀之感。方鸿渐在受到众人追捧与瞩目的当儿便自尊心膨胀，瞬间得意忘形。其实，点燃方鸿渐的这种虚荣心的就是他的自我优越感。阿德勒曾说：“自卑感会让一个人感到焦虑，因此，他就会寻找优越感来补偿自己的情绪”<sup>45</sup> 也就是说，方鸿渐在获得众人追捧之际瞬间满足了他渴望被认同的心理，让他产生优越感而自鸣得意起来。而就是这种优越感仿佛弥补了他的自卑感，让他萌生快乐的情感。他被众人前簇后拥、被记者争相报导、被中学校长亲自邀请演讲、做媒的也有好几起，这一切仿佛是一个极大的心理慰藉，更让他忘却了自己曾经的自惭形秽。尽管他明知自己只是个被吹成的大肥皂泡，“未破时五光十色，经不起人一搦就不知去向”<sup>46</sup>，然而他却甘心沉醉在这种优越感所带来的虚拟的美好和快乐。从另一个角度看，方鸿渐的优越感不但减轻了他的自卑感，同时更蒙蔽了他的良心。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又是一场超我与自我的较劲：“这整个的道德的竞争忽告终止，超我的批判之声忽告静息，于是自我重复

<sup>42</sup> 阿德勒著、康源、盛宁译：《阿德勒心理学（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第37页。

<sup>43</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9页。

<sup>44</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1页。

<sup>45</sup> 阿德勒著、康源、盛宁译：《阿德勒心理学（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第38页。

<sup>46</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0页。

抬头，享受其一切的权利，以待病之再来”<sup>47</sup>。也就是说，方鸿渐的自我优越感瞬间被点燃，让他享受虚拟的荣耀，是一种良心的放假。他并非真的不知道是非对错，而是选择不去理会且静观其变。

后来，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教书期间，他才终于真正尝到了“履历上并没有学位”<sup>48</sup>的后果。由于没有真才实学，他只能当个副教授，因此只能凡事迎合或将就。他认为自己是“蹩脚教授”<sup>49</sup>、“是高松年大发慈悲收留的一个弃物”<sup>50</sup>，甚至像叫化子：“叫化子只能讨到什么吃什么，点菜是轮他不着的”<sup>51</sup>。钱钟书通过方鸿渐的这一连串自嘲，细致地凸显了他逐渐加剧的自卑心理。他自知“在学校的地位不稳固”，于是唯有“低头小心教起英文来”<sup>52</sup>。后来，当他得知三闾大学的翰学愈也是来自“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博士，顿时感觉“似乎自己的欺骗减轻了罪名”<sup>53</sup>。与此同时，当他得知翰学愈的待遇比自己优渥许多，他又开始自责了：“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脸，至少高松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sup>54</sup>可见方鸿渐在良心与现实、超我与本我之间又再次陷入了纠结。他将自己在三闾大学的挫败怪罪于自己的良心，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无法彻底地犯错。他既有罪恶感，同时又渴望现实的安全感。这种超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对决，背后的心理因素也无非就是他那深切的自卑感。“自卑感大部分起源于自我对于超我的关系。与罪恶感相似，它是二者之间的矛盾的表现。自卑感和罪恶感是很难区别的。”<sup>55</sup>由此可见，方鸿渐的心理纠结其实主要的还是源自于他的自卑情结。钱钟书将方鸿渐当初的自惭形秽到自我膨胀，再到后来的自嘲自诩与自艾自怨，通过意识流的方式全给呈现了出来。这一连串的心理活动当中所凸显的正是他心理的自卑与怯懦。

除此之外，方鸿渐对待爱情的态度也似乎隐含着自卑与怯懦。他在和唐晓芙恋爱时，确实感受过真正的快乐。后来，在被唐晓芙分手后，方鸿渐先是“伤心丢脸”<sup>56</sup>，后来便“恨得心像按在荆棘上的痛”<sup>57</sup>。当然，人类的心理何其复杂。

---

<sup>47</sup> 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47页。

<sup>48</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90页。

<sup>49</sup> 同上，第188页。

<sup>50</sup> 同上，第190页。

<sup>51</sup> 同上，第191页。

<sup>52</sup> 同上，第212页。

<sup>53</sup> 同上，第197页。

<sup>54</sup> 同上，第197页。

<sup>55</sup> 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51页。

<sup>56</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07页。

<sup>57</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36页。

钱钟书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故而将方鸿渐分手后的复杂心理再次作了一番叙述。方鸿渐在分手后心里仍然偷偷希望能再见到唐晓芙。然而，他理想中的自己却是冷淡的、骄傲的，“对她视若无睹，使她受不了”；或许想象自己计划向她挑衅，假装自己已经丝毫不在乎，“她倒窘得不知所措”；甚至想象自己“跟一个比唐小姐更美的女人勾手同行，忽与尚无男友的唐小姐劈面相逢”，让她伤心绝望地骂自己残忍。“可是，只要唐小姐有伤心绝望的表示，自己立刻甩了那女人来和她言归于好”<sup>58</sup>由此可见，钱钟书非常准确及细腻地捕捉到了一个自卑的失恋者的复杂心理。尽管字里行间满是方鸿渐对唐晓芙的嫉恨和怨怼，然而却也恰恰暴露了方鸿渐潜意识中对唐晓芙深深的眷恋。而钱钟书表现了方鸿渐对唐晓芙的嫉恨心理，其实是符合人性心理学的原理的。根据阿德勒的人性心理学，“嫉恨常常出现在爱情和其他种种关系中”“嫉恨的产生是由于遭到被忽视或被歧视的刺激的刺激”<sup>59</sup>。也就是说，方鸿渐在被分手后有被歧视和被拒绝的感觉，进而容易由爱生恨，也是人类正常的心理反应。

最后，方鸿渐徘徊在各种人事纠纷与情理交织之间，经历了人情冷暖与幻生幻灭，他的自卑情结依然深刻地笼罩着他的心间。且来看看钱钟书如何总结方鸿渐从留学到回国、从恋爱到失恋、从就业到失业的心境：

一年前跟她（苏文纨）完全是平等的。现在呢，她高高在上，跟自己的地位简直是云泥之别。就像辛楣罢，承他瞧得起，把自己当朋友，可是他也一步一步高上去，自己要仰攀他，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鸿渐郁勃得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的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sup>60</sup>

很显然，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由始至终都是自卑的。他一直希望获得苏文纨、赵辛楣等人的认同与青睐。他曾经尝试过努力往上爬，希望至少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可无论他怎么努力，别人始终还是高高在上，自己却只显得愈发卑微。“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sup>61</sup>，说明他极度敏感，极度在意他人对自己的审视。他这种总是渴望被认同、被重视的心理，其实都是源于他的自卑情结。由于自卑，他无力采取主动，无力坚持信念，更无力独当一面。

<sup>58</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19页。

<sup>59</sup> 阿德勒著、张小燕译：《洞察人性》，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68页。

<sup>60</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87页。

<sup>61</sup>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05页。

这也是为何他总会妄自菲薄，在人事上也总是屈就迎合，或逃避困难，也是他最终会事与愿违、幻生幻灭的主要原因。其实，不难发现，钱钟书对于方鸿渐的明知故犯与和同随俗，其责备还是较为宽容的，对他的痛斥与嘲讽的意味明显少了几分。钱钟书本人曾经这样形容方鸿渐这个角色：“方鸿渐比较被动、拖沓、窝囊，最后对人生整个感到幻灭，disillusioned。”<sup>62</sup>。从这里可以看出，钱钟书其实对方鸿渐并不太多的道德上的抨击，反而更多的是看到这类人物性格上的弱点与对人生的幻灭。由此可以证明，钱钟书其实更渴望读者能够从方鸿渐这类人物的心理层面去看他们的困境，而不是武断地单从道德的角度去抨击。这主要是因为钱钟书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刻画方鸿渐的。透过方鸿渐这个人物，钱钟书反映了人类普遍的自卑情结，从而带出了人类心灵渴望安全感的人性真相。

通过对方鸿渐心理的描绘可以看出，钱钟书无意美化人性，同时也无意凸显人性的丑恶，只是想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而他这样做的方式，就是通过方鸿渐这个角色的普遍境遇中去表现他的每一个微妙的心理变化和潜意识。因此，面对方鸿渐这个人物，读者一般上除了看到他的不道德，更能体悟到他“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无奈、无助与彷徨。

#### 肆、结论

纵观《围城》，钱钟书塑造了以主人公方鸿渐为首的各类人物，刻画了他在追求各种人生目标时的荒唐行动，背后凸显的却是他心理上那深切的自卑情结。对于方鸿渐而言，不论是购买假文凭，渴望当教授，抑或是对唐晓芙产生的怨怼等，其实都是他的自卑情结在作祟。基于自卑而想要以行动去弥补以获得安全感，是人类心灵的自然诉求，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根性。这对熟识人性的钱钟书而言再清楚不过了。这也是为何钱钟书会将这一切视作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尽管对人性没有不实的修饰与赞美，然而却不愧是对人性的一种最纯粹与最真实的看透与揭示。发生在方鸿渐身上的这一切，正是一种人类普遍面对的人性困境。方鸿渐有着深切的自卑心理，因此渴望通过他人的认同与自身的成就来弥补这种自卑感。无奈的是，他学无所成又全无用处，因此他的一切行动反而加剧了他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纵观钱钟书对方鸿渐这个人物的心理剖析与刻画，可以看出小说当中的人物塑造与情结描绘是符合人性心理学的科学原理的。这也

---

<sup>62</sup> 刘中国：《钱钟书 20 世纪的人文悲歌（上卷）》，花城出版社，1999，第 154 页。

是为何《围城》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具有超越时空局限的魅力与价值的主要原因。像方鸿渐这个人物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虚幻的形象而已,现时今日的世界各地又何尝没有“方鸿渐”?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围城》其实具有启发人性、警示人性的作用的。如何适当地调节欲望、环境与道德以实现生活的目标;如何有效地突破自我心理的围城以获得心灵的安全感,这一切正是钱钟书在《围城》中所传递的重要信息,留待人们去发掘与省思。

### 参考文献

-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 钱钟书:《钱钟书选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
- 余岱宗、孙绍振:《〈围城〉导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 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孙乃修:《佛洛伊德与中国现代作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年。
- 阿德勒著、张小燕译:《洞察人性》,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 阿德勒著、康源、盛宁译:《阿德勒心理学(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
- 陆文虎:《钱钟书的文学世界:〈围城〉内外》,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
- 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刘中国:《钱钟书 20 世纪的人文悲歌(上卷)》,花城出版社,1999年。

叶明慧、张惠思，浅谈钱钟书《围城》的人性困境